

# 浮生六记

[清] 沈复 著 周公度 译注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 浮生六记

[清]沈复著 周公度译注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生六记 / (清) 沈复著; 周公度译注.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4

(作家榜经典文库)

ISBN 978-7-5339-4810-8

I. ①浮… II. ①沈… ②周… III. ①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国—清代 IV. ①I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0134号

责任编辑: 瞿昌林



## 浮生六记

[清] 沈复 著 周公度 译注

全案策划

大星(上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www.zjwycbs.cn]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经销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7次印刷

889毫米×1194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8插页

印数: 55001-75000 字数: 255千字

书号: ISBN 978-7-5339-4810-8

定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联系021-60839180调换)

## 天上美人来，人间良夜静

沈复此书，书名虽然源自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但比李白多三分静气。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李白行文有暗夜气，月光气，灯盏璀璨，又花枝招展，有一种秉烛夜游的急切。而沈复之文，有着落花流水的时光散漫，庭园梦境的从容静寂，与布衣蔬食的晨光之美。

“少焉，月印池中，虫声四起，设竹榻于篱下。老姬报酒温饭熟，遂就月光对酌，微醺而饭。”

这满目琳琅与恬淡素雅，一静一动，正是华宇与市井的美学之别。

### 晚清小红楼梦

一百四十年来，不止一位学者赞誉《浮生六记》为“晚清小红楼梦”。从沈复对女性的态度、地方风物的惜爱、植物山石的用心、

古代典籍的取舍、寺庙僧人的礼仪等方面，无不情深而近之，只是结构不如《红楼梦》繁复、庞大。

坊间常见将《浮生六记》与《香畹楼忆语》《影梅庵忆语》《秋灯琐忆》并称明清四大性灵随笔一起刊印。行径甚是粗暴。因为几本书抵及的境界，完全不可相提并论。

《香畹楼忆语》，陈裴之下笔过于矫揉、俗腻，一股男色的自恋污浊氛围。《影梅庵忆语》，绮丽迷艳，然而冒辟疆对董小宛的态度貌似刻骨铭心，事实很是无情。万千言语之爱，不若默默寸心之行。蒋坦《秋灯琐忆》，差几近之，素朴雅正，情致蕴藉，但蒋氏又有些勉强说愁，才情有些木讷。

惟有《浮生六记》化文采于自然，融真心于身边万物。闺情，花卉，园林，官场，交游，市井，山林，寺院，乃至兄弟之情与妓僚，处处白描，轻笔一过，心内生花。

于《红楼梦》，每一个部分则不是轻笔，而是绫罗细纹。曹雪芹是于锦缎之上设色，沈复则是于布帛之上绘图水墨。

然而沈复的结构自有特点。按清代管贻荪阅读此书后所写的六首诗看，每一记，记叙人生记忆中的一个版块。闺情、闲趣、愁心、浪游，与佚失的“琉球”“养生”两章，移步换景，反而有一种推杯却盏似的酣畅，就像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内心挂碍。

沈复没有反对什么礼教，而是这些人生处境，对他而言只是生活的真相。他对人的认知，本分、平淡、真切、明了。

《红楼梦》是一种繁华过后的凄凉。《浮生六记》则是一种布衣文人的日常哀矜，与普通世人更为切心。

这文字之切心，即是人世间最难得的真。

## 花影如美人

一个“真”字，就是沈复一生的困顿流离之因。

在街巷、流水、桂花、石桥钩织的苏州夫妇日常生活图景之下，是沈复的深情。如果说陈芸是“中国文学上最可爱的女人”，那么沈复就是中国文学中最深情的男人。

从一见倾心，举案齐眉，到不离不弃，睹物思人，即便身在妓船，也要寻觅个与妻子相似的女子。沈复比中国文学史中塑造的任何一个男人都更为深情、真实。何况他是一个真真切切存在的人。细雨微风的句子，触摸可闻的日常，就像此人即在身边。

所谓平凡人家、日常之美，“凡常”二字，被沈复写出了月光溪水的光泽和律动。

梨园之内有“三分情真得天下，七分情深动鬼神”的行则。陈芸之所以不喜欢那些悲戚的剧目（见卷一“闺房记乐”），便是因为自己恰是那情深之人，动不得心底的苦。

贫贱夫妻百事哀吗？也并非如此，全书少见其怨言，多是甘苦自得之语。他惟有妻子去世（见卷三“坎坷记愁”）、儿子早夭（见卷四“浪游记快”）时有几句愤激之语，而且更多是自责，几无怨天尤人之词。正因为他这责己甚严却又如浮云漫卷的文风，使得文中记叙的春花秋月显得弥足珍贵。

第四卷，“浪游记快”。有一节写到他们夫妇寄居于锡山华氏家中，沈复破衣旧鞋去上海访友借银，在友人任职的幕府园亭中见面，也不忘品鉴一番人家的园林。“园为洋商捐施而成，极为阔大，惜点缀各景杂乱无章，后叠山石，亦无起伏照应。”言语之间，那出自“叠山行家”的傲慢之态，甚是可爱。

令人惊讶的是，他在归途之中“忽思虞山之胜”，便趁着兴致乘坐顺风船去了虞山！而且，他上山途中不忘品饮口感极佳的碧螺春，下山之后又邀请路人就野店饮酒三杯！令人哑然失笑，一时无措，不知道如何评价他的这番任性之行。

这一部分的信息也较为集中，语速甚快，有一种不以苦愁为敌的韧性、执着。而这份执着又给全书行文倍添凄凉。

有些评论家说最喜欢读第一卷的闺房记乐与第三卷的坎坷记愁。但第二卷的栽花取势、园林品鉴等，正是这本书的美学基石。有日常之执念，方有爱意之殷殷。沈复身处晚清，仍有明代苏州乡人归有光的素朴风范，原因正在此间。不是小品，而是典雅之章。

## 且吃粥

沈复文中的苏州之美，乃是中国古代典籍流布在人间的雨。

她的韵致在于园林与饮食，在于流水与古树，在于吴语之发音。

在去过了沈复与陈芸去过的所有地点与景物之后，我连吃了一周的蛮好阁菌菇面，外带一份玫瑰糖包。可惜中间点染了一点儿猪油。苏州点心就是如此，粽子加肉，玫瑰和猪油，蔗糖加芝麻，情形宛如美人穿过菜市场去买发簪脂粉。

也许这一点儿猪油，就是沈复的广州沙面扬州妓船之旅。

即便如此，整本书仍然得一静气。

郁达夫谓之“清新”小品。实际乃是巨制。不少学者替沈复打委屈，考证沈复与石韞玉的关系，言及石某著述几十万言，却不见流传。风格之“清新”，也是个中缘由。

所谓“清新”，乃是自然。如雨似风，皆是天然，不由人工牵绊。

俞平伯在《浮生六记》德语版序言中写道：“文章之妙出诸天然，现于人心。及心心相印，其流传遂远。”

即如俞平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撰写的《重印浮生六记序》中的“通观全书，无酸语、赘语、道学语”。

园艺篇幅虽然都是断章，但透露出的信息，是一册珍贵的《插花秘籍》。全是他的经验之谈，娓娓叙来，绝无丝毫民间艺师的那种秘而不宣的怪吝之气。“浪游记快”一卷，也是时时情景变换，“浪”字有些江湖气息，也许正因为沈复妻子去世后的心态。

学者费如明说：“芸的可爱恐怕不在于其母性，也不在于其女儿性，而在于其独有的妻性。”“妻性”一词，乃是包融了温婉、柔媚、秀丽、和顺的特点。这也是沈复之所以乐享其中的夫妇日常生活与思想情趣的底蕴。

所以家常日语，胜于宏文巨制。于平淡无奇中，无形摇荡心旌。

## “足本”之期

《浮生六记》自光绪四年（1878年）首次刊印，至今有近两百种。民国历史虽然仅三十八年，版本也有近六十种。一本连传记都难写完整的作者的小书，百年之间版本如此之多，远超晚清以来的所有散文随笔作家，可谓奇迹。

对于民国的学人而言，这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一脉，是《诗经》与《乐府诗集》的传统。对于今日中国的读者，它代表的是一种古意与美学。民国时所拍摄的同名电影，已经不能见到，影像片

段也是难以寻觅。只能从电影诗人费穆的履历中，民国报纸上的《浮生六记》电影剧照、海报中猜度。以《小城之春》《孔夫子》的气韵可知他对情感的把握之微妙，想象得见，闺房吃粥、夜游花照，都是感人至深的细节。

缘于此，关于它“足本”的期待，屡屡见于历年学者作家笔下。俞平伯、林语堂、郁达夫、郑逸梅、周瘦鹃、叶圣陶等等，几乎民国的半数文人学者均有相关评语。

所谓“足本”，乃是众人的期望。最早出现的“足本”是指1935年8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其中有一本就是收录了这后两卷的《浮生六记》。

“中山记历”与“养生记道”两章，一章记琉球风物，几乎全文抄袭李鼎元的《使琉球记》，笔风生硬，乃官样纪事；一章记养生，多引摘自曾国藩的《求阙斋日记类钞》与张英的《聪训斋语》，文章连接处多显粗鄙。不过琉球一章毕竟提供了一种认识琉球风物的本事，养生篇虽多有互相抵牾之处，也时见会心妙语。所以，此版一并收录。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浮生六记》，收录了根据清代著名学者钱泳的笔记手稿《记事珠》整理出来的第五记《海国记》。不过从钱氏摘引的行文看，显然并非忠实于原书，而是加了自己的理解和删改，与现存的四记意蕴相去甚远，在细节的丰富上甚至不如本书附录的《中山记历》。

虽然《浮生六记》原初的“最后两记”迄今没有被发现，但丝毫没有影响这本书的影响力。民国后的1949年至1980年初，内地出版社没有刊印，但时至1980年5月，仅江西人民出版社罗宗阳校点的版本，两版即发行了十五万册；而同一年的7月，人民文学出版

社又推出了俞平伯校点的版本，销量也达到十万册。此后每年，国内均有一两种版本涌现，在1995年甚至一年之内出现了六种，而2000年依然有五种面市。

此次译注，所依底本为民国十三年霜枫社版。此版为俞平伯根据光绪四年《独悟庵丛钞》版与光绪三十二年《雁来红丛报》版校勘。同时参考了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影印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幽兰珍丛”版、中华书局2015年苗怀明评注版。并尽力规避了历年版本中的常识性错误，并在注释上去除了那种“虞山，苏州的一座山脉”之类的草率定义。

感谢“作家榜致敬经典名著小组”编辑赵如冰女士，她专业而良好的前期工作使得我省却了很多时间。感谢诗人小海、李德武、长岛，翻译家马鸣谦、李晖，学者茱萸，他们在我旅居苏州期间给了我众多帮助。想到他们，就想起译注完稿的那天下午，我在苏州网师园的茶室喝茶，傍晚出国之时，满身桂花香气。

周公度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

于沈复故里苏州

# 目 录

译文

导读

001

卷一 闺房记乐

001

卷二 闲情记趣

025

卷三 坎坷记愁

039

卷四 浪游记快

061

原文

卷一 闺房记乐

卷二 闲情记趣

卷三 坎坷记愁

卷四 浪游记快

卷五 中山记历

卷六 养生记道

附录

097

133

151

179

231

281

309



卷一 闺房记乐

我出生于乾隆癸未年（1763年）仲冬十一月二十二日，适逢太平盛世，又是士大夫家境，居住于苏州沧浪亭边。上天对我的厚待，可以说是天地备至了。

苏东坡诗说：“事如春梦了无痕。”如若不以文字记录下来，未免辜负了上天对我的仁厚。想到《诗经》以《关雎》一篇开始，所以也把夫妇情事放于开篇。其他内容则依次写来。令人不安的是，我少年时学习不力，识字不多，只是记录当时的实情实事罢了。如若一定要考订文章的修辞与布局，就是苛责有污迹的镜子不够明亮了啊。

我幼年时与金沙于氏订了亲事，然而她八岁却夭折了。

于是娶了陈氏。陈氏名芸，字淑珍，我舅舅心余先生的女儿。她天生灵秀聪明，学说话时，给她读长诗《琵琶行》，很快就可以背诵。可惜的是，她四岁时父亲去世了，家中只有母亲金氏与弟弟克昌，家境一贫如洗。芸长大后，擅长刺绣织染，一家三口全靠她的手艺为生；即便克昌上学，给老师的学费也从未短缺。

有一日，她从书筐中翻到了《琵琶行》，逐字辨认，才识得文字。刺绣的闲暇，又慢慢学会了写诗，写过“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这样的妙句。

我十三岁时，跟随母亲回娘家。和她相处融洽，得以读到她的诗作。虽然惊叹她的才思清雅秀丽，又担心她福薄寿浅，然而满心是她，不能释怀，就对母亲说：“如若给我选择妻子，非淑珍姐姐我宁可不要。”

母亲也喜爱她的柔和温顺，便脱下金戒指给她，缔结了婚约。这一日，是乾隆乙未年（1775年）七月十六日。

这年冬天，她的堂姐出嫁，我又跟随母亲前去。芸和我同龄，但大我十个月，自幼以姐弟相称，所以仍然称她为淑姐。

当时满室之人穿着鲜艳的新衣，唯独芸一人衣着淡雅，只是换了一双新鞋而已。我看她的鞋子绣制精巧，问询得知乃她自己所做，才发现她的聪慧不仅体现于笔墨。她身形秀美，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两只眼睛顾盼神飞。唯有两颗牙齿浅浅外露，似乎不是上佳的容貌。但她那种缠绵娇美的仪态，令人心动不已。

我要了她的诗稿阅读，有的仅有一联，有的只有三四句，大多数是残篇。问她原因，她笑着说：“这些是没有老师指导的习作。祈愿有个可以做老师的知己来帮我推敲成篇呀。”我开玩笑做她的老师，于诗稿上题签了“锦囊佳句”四字。殊不知，芸短寿之征兆已经隐藏于内了。

这天夜里，送亲到城外，返回已是三更时分。我腹中饥饿，寻觅食物，仆女送来枣脯，我嫌太甜。芸悄悄牵起我的衣袖，来到了她的闺房，我看到了她藏好的热粥与小菜。

我欣然举箸饮食，忽然芸的堂兄玉衡在门外大喊：“淑妹快来！”芸急忙关闭房门说：“我已经累了，正准备睡觉呢。”

玉衡挤门而入，看到我正要吃粥，他斜眼看着芸，笑道：“刚才我说想吃粥，你说没有了。原来藏在这里专意招待你的夫君哦？”芸甚是窘迫，躲了起来，一院之人就此哄然大笑。我也因此赌气，拉起老仆人先回了家。

自从吃粥被嘲笑，再去芸家里，她便有意藏身不见我。我当然明白，她是怕人笑话啊。

到乾隆庚子年（1780年）正月二十二日，洞房花烛之夜，我见她身材像往日一样瘦怯娇柔。我揭去她的盖头，两人相视而笑。

婚礼过后，我和她并肩而坐，一起吃夜宵之时，在桌案之下我悄悄握住她的手腕，她的手指柔细温润，我的心不禁为之怦然而跳。让她吃东西，正赶上她的斋戒之日；她吃素斋已经多年了。暗自计算她开始吃斋的日期，正是我出水痘的日子。于是我笑着对她说：“如今我容颜光鲜无恙，姐姐可以自今日开戒了吗？”芸目光含笑，点了点头。

二十四日，是我姐出嫁的日子，二十三日是国忌日，不能办理喜事，所以在二十二日就为我姐出嫁而宴客。芸在厅堂上陪宴，我在洞房内与伴娘相对饮酒，划拳每每告负，直至喝得酣醉而眠。醒来之时，芸已经在梳理晨妆了。

这一日，亲朋好友络绎不绝，上灯时分才开始嬉笑作乐。

二十四日凌晨，我作为新舅送嫁，凌晨三点才回来。当时灯残人静，我悄然入室，陪伴的仆女于床边打盹，芸卸了妆尚未就寝，点着蜡烛，低垂着粉颈，不知道在看什么书而如此出神。

我抚摸着她的肩膀说：“姐姐连日辛苦，为什么还孜孜不倦呢？”

芸忙回头站起身说：“正想睡觉，开书橱发现此书，不知不觉读得忘记了疲倦。《西厢记》听闻很久了，今天才得以见到，真不愧才子的名声。只是笔墨之间未免尖利刻薄。”

我笑着说：“正因为是才子，笔墨才能如此尖刻。”

陪伴的仆女在一旁催促早睡，便让她关门先走。然后与芸贴身调笑，就像好友重逢。我伸手探入她的怀中，她的心口也是怦怦直跳。我俯身在她耳边问：“姐姐为什么心跳如此快速呢？”

芸回眸看我，莞尔一笑，只觉得一缕情丝动人魂魄。我拥抱着她的娇躯进入帐内，浑然不知天早已亮了。

芸初入门，少言寡语，但也整日没有不高兴的神情。与她说话，也只是微笑而已。对长辈恭敬有礼，对仆从晚辈和睦轻柔，行事条理清晰，毫无过失。每日阳光临窗，便穿衣起床，好像有人催促一样。

我讥笑她说：“如今并非当时吃粥的情景可比了，为什么还怕人嘲笑呢？”

芸答说：“那时藏粥给你，被传为笑柄。今日并非怕人嘲笑，而是担心婆婆说新娘子懒惰啊。”

我虽然留恋她睡在身边，却也欣赏她的所作所为，因此也随着她早起了。自此两人耳鬓厮磨，亲密如同形影，彼此爱恋的情感之深，实在难以言语表达。

然而欢乐的时光容易度过，转眼已是一个月了。

这时我的父亲稼夫公在会稽做幕府，专门差人接我，去杭州赵省斋先生门下读书。先生循循善诱，我今日还能够书写文章，全受